



在《圣经》中，上帝通过变换人类语言瓦解了人类建筑巴别塔的工程，而翻译则意味着巴别塔重建的可能，尽管很可能是在建造另外一座不可能实现的巴别塔。《巴别塔之后：语言与翻译面面观》涵盖语言修辞、语言哲学、文学批评、神话诗学等诸多门类，既考察语言生态的林林总总，探讨翻译中的变形和缺失，又肯定变形中的恒常性。从基础语言到神启，从语际迁移到文本与音乐之间的改编……充分显示出乔治·斯坦纳开辟性的洞见。

回望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之前的知识世界，则是抄本的世界。从莎草纸到犊皮本，从缮写室到藏经洞，无数人经年抄写劳作，甚至数十年始得一本书。这些珍贵的抄本为皇家和寺院收藏，世所罕见。《非凡抄本寻访录》挟 12 份珍贵泥金本抄本，为读者展开一段近乎奇观的中世纪书籍文化之旅。从《圣奥古斯丁福音书》到《斯皮诺拉时祷书》，跨越千年，一路“耍宝”。览之目炫，叹为观止。

《寻路者：阿拉伯科学的黄金时代》则将人带至另外一个同样陌生的知识世界。借由此书，我们了解到，原来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取得伟大成就就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，黑暗时代的欧洲肮脏不堪，清洁的伊斯兰世界制造出工业化固体肥皂，而咖啡则实由阿拉伯世界传入欧洲，变成西方文化的象征。由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阿卜杜勒·曼苏尔在七世纪开启的阿拉伯科学的黄金时代至公元 1000 年左右达到顶点，直到 15 世纪中期才被欧洲超越。诚如阿拉伯世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阿卜杜勒·萨拉姆所说，科学史与文明史一样经历了循环往复。

知识具有普世性，人类的悲欢却并不相通。以色列新一代作家凯雷特与格罗斯曼、奥兹等前辈作家不同，不再背负沉重的历史与道德重任，而是消解崇高，坚决回到琐屑、庸常的世

瓦当，诗人、作家，著有《古代的海》《到世界上去》《慈悲旅人：李叔同传》等。



俗场景。《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》是一本密集段子集，各种暴力小故事，一首首小诗，小确幸与小勾引……脑洞大开，妙趣横生。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，以色列已经是一个正常国家。历史的伤痕已被疗愈，全球性的后现代人的通病开始丛生，小失常实是小正常。

若想在乱世求得逍遥和超越，在出世和入世之间求得平衡，必是一等的高人。古往今来，唯有苏轼。看作家张炜写苏东坡，如“追溯一段往事，怀念一位老友”。六经注我，我注六经。千古之下，浑然一体。不戏说，不说教，全以心与心碰撞。既洞若观火，正大丰赡，又如得其情，体贴入微。非对历史文化、体制传统、世道人心有足够深的阅历和体悟，断然写不了苏子，写不出此书。书名《斑斓志》，斑斓乃是生命的纹理和质地。以苏轼如此斑斓的人物，也只有如此斑斓的文字才能为其造像，撰写灵魂，动人心魄。

无论中国人的思古幽情，还是日本的侘寂之美，都隐含着对磨灭的迷恋。所谓磨灭，即万物经时光之手抚摸，留下趋于灭迹的痕迹。四方田犬彦这本小书收集各种磨灭，从石臼到欧珀石，从京都到吴哥窟，从萨福的诗到口中的硬糖……以《磨灭之赋》书写一种磨灭美学，揭示出残缺、无常乃是生命的终期之相。一切事物都处于磨灭之中，磨灭他物的同时也磨灭自身。在无尽的磨灭之流中，寄寓着深深的存在之情。■